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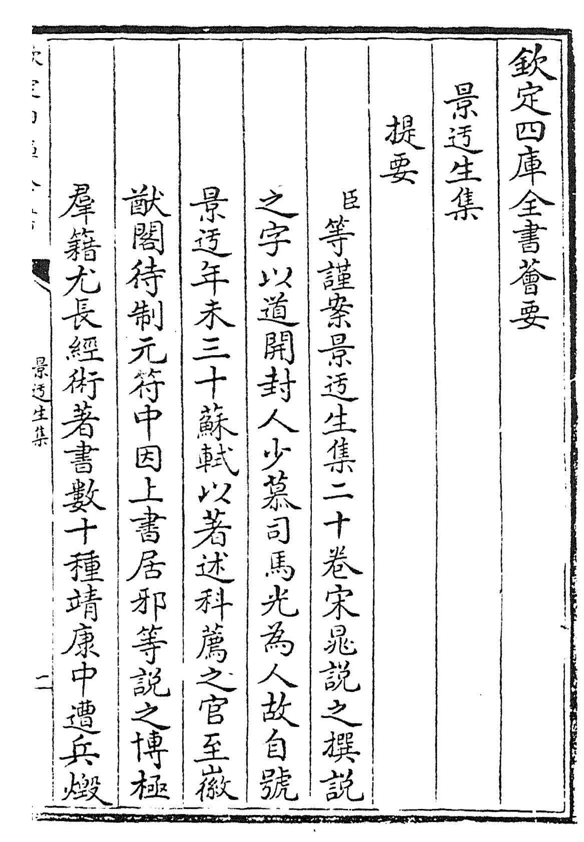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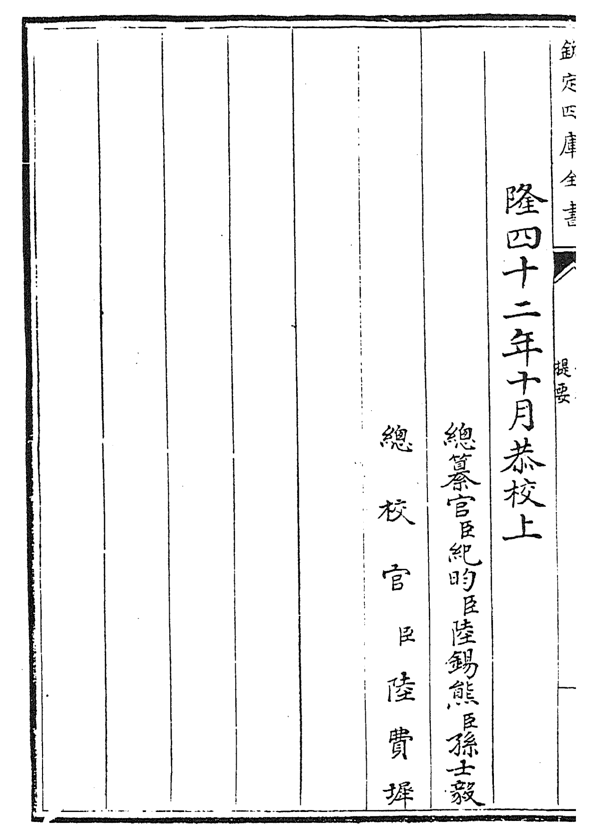
景迂生集

提要

臣等謹案景迂生集二十卷宋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開封人少慕司馬光為人故自號景迂年未三十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官至徽猷閣待制元符中因上書居邪等說之博極羣籍尤長經術著書數十種靖康中遭兵燬

不存其孫子健訪輯遺亡復編為十二卷又續廣為二十卷前三卷為奏議四卷至九卷皆詩十卷為易玄星紀譜十一卷易規十一篇堯典中氣中星洪範小傳各一篇詩序論四篇十二卷中庸傳及讀史數篇十三卷儒言十四卷禖著十五卷書十六卷記十七卷序十八卷後記十九二十卷傳墓表誌銘祭文其中辨証經史多極精當星紀譜乃取司

馬光玄歷邵雍玄圖而合譜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四卦相配而成蓋潛虛之流儒言則力攻荆舒之學黨禁以後所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跂斯立墓誌景迂所撰見學易集後此集無之計其佚者多矣此本當即陳氏所見而訛誤頗甚洪範小傳及十七卷序文內間有佚簡又有別本題曰嵩山集所錄詩文與此本並同卷帙亦合蓋一書而兩名耳乾



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景迂生集卷一

宋 晁以道 撰

奏議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監押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於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寛大民心說豫一日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懽呼相

慶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始初清明黜閹官之詭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竒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天下之民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寛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昔唐褚遂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憲宗之盛不得歸

玆何幸陛下一日即位錫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

玆自嶺南聽子孫叙用實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

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

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

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說陰

陽勝復之論臣不敢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

明德其適見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

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
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
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
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足以
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何幸今日復
覩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
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
臣之愚賤輒敢罄芹日之誠獻蒭蕘之言凡十事以奉

明詔之萬一惟陛下赦其狂瞽則幸其一曰祗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祗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夙夜勉勉以祗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内聰明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辯智而虛已恭

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茍其德之不祗而力之為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畧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禄山之叛梁武帝内外之學俱博且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

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强明文藻陽尊賢士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平敵國而近蔽於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於數百年閒而元兇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甚于漢文居明光宫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議者皆患漢文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愚

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于德化實未與文帝之意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夫聞賈誼之言而不輕於作為不誘于功名挺然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此漢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論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于作為自欲暴功名于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漢文之為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非文帝比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

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興而文景之風墜矣君子謂漢道於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間也武帝之材業實視景帝爲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不美哉而兵窮絕域刑及反脣利悉秋毫天下騷然不勝其獘使斯民不覩詩書禮樂之有益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顧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武帝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翊之此對直以孝文為堯舜謂唯孝文之恭儉可以救當

世之獘也使朔之對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諛悅陋文帝之恭儉高引濶鶩增武帝之盛氣則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爲漢之利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宮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謂法祖宗臣聞人君之于國猶人臣之于門戶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存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

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湯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詰教也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為晚也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祗適乃文考而後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别求聞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

也自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
宗聖聖相繼之盛者也後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
發揚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令之
辭臣下敷奏之言掩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
新美不知何說耶臣竊覩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歷序太
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劉戒成王尊
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
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已言于

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於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祗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于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於今日乎尊賢貴士誠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深于今日乎取于民者多寡於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李淑為三朝訓

鑒圖既又詔富弼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録上之仁宗嘉納焉神宗因衆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馬法之弊爲王珪等言朕于是愧見文彦博珪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神宗爲之歎息或欲更館北使之食餼者神宗言故知日不變餼爲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廟世王太祖後之類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臣載惟祖宗舊章有若費而省若可廢而不可以

已者務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復者如科場有詔申重求士之意盛夏恤刑有詔丁寧欽恤之意守令朝辭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貴禮義尚廉耻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未聞朝廷下一詔書勸厲風俗或求賢賞善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戰以苟免朝夕為幸可不惜

哉其害近而方熾者河北鹽法也仁宗嘗因王拱辰欲
榷河北鹽已而聞張方平之言亟罷神宗又嘗因章惇
欲榷河北鹽復聞文彦博之言而罷今卒榷之使河北
商旅失業兵民食味不調稅入不足其不法祖宗之過
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究嫉害忠良冰炭不相
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讎無以決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
口使聞之心知其非而語不敢辯當其責者義有所不
得辭于是乎羣小人意得競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

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于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毁先帝類皆見于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羣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于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毁我神考不知國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為亦得此耶真不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心疾首欲辯之厥路無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陳因以曉於無窮之來世實天下之幸也彼紹聖之

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勞思百度修舉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負于天下何所歉而非謗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之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為此乎益甚非人情也如司馬光之進退唯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序以寵其書且命侍讀以其書閒于邇英閣如文彥博之耆舊唯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篚賦詩以寵其歸恩禮莫與比者如蘇軾之獻言唯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于

衆人必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狥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耶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於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吕無所不可是平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

罷榷酤輕徭薄賦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于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尚何苦而修之耶神宗熙寧之初鑒嘉祐治平之末士狃于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頹墮乃更張振起之適足以崇祖宗之丕謨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傳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超然燭此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禄食

因以發揚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于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以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無徘徊也臣愚竊又有私憂過計以謂陛下聰明無所牽制灼見此一日之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未也奈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遷就其説謂前日神武之史為誣謗之書率然委一二新進末學重修國史特起後世之疑也

後世學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
惡謂新史之公而指舊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
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謂舊史必
不敢為之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之故也葢史也者
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實史官茍非許敬宗輩則莫
之敢侮于斯也其為重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為之地
如神宗謂呂惠卿矯躁輕誣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
曾布惠卿自陷不義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呂

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石約王韶不以熈河實費奏聞而卒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禮遇日薄富弼之死則自製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歎仰神宗之明聖共所聞見如此者不知新史官為神宗而書之乎其與大臣為地而諱而不書乎臣願陛下獨運不惑之智詔神考舊史並行不毀以祛後世之疑不特當今之幸也太宗患國初承學之士所撰太祖實録不足以盡創業之大美詔張洎等重修太祖實録與今之好

問者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間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辯而初謂辯謗者能免後世二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無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漢高祖呂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百三十年

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陳壽作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于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遷固之肆然微而顯婉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并吳漢其如是也豈不與天下為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謗前烈罪遷固壽輩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何謂歸利于民臣觀春秋宣公十有五年書初税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税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用田賦君子曰譏其既什二而税田又什二而歛財其悉

則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辨惡如是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公至薄之稅也哀公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賦也董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賦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于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于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于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

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微尚多有司且難于條對也不知斯民瞀瞀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叱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于星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凡百執能

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葢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為而為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覇天下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因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

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景恭儉積累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百姓家給人足不啻富矣其後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捜粟都尉拜丞相爲富民侯以此而富國爲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宫室園籞之費耳目聲色之蠧宦官女子無貲之賞而務富國者末也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兹百四十有一年寸紙之出旦晝

之移威信萬里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而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縱度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於民也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爲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羡餘而進此職

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内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殖貨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於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時亦嘗之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經度真宗未之許也其喻有司曰下轉運司經度則不免役民其出

帑以給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無流離死亡之民比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弊失時不語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北薦饑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其小郡亦無慮萬人雖小邑亦數千人母棄嬰兒父食壯子荼毒萬狀頗駭聞見賴祖宗含養之久天地社稷之靈而無它也其為振濟之方雖勤日夜無所愛惜然馭既奔者難為力拯已沉者難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與其厚散于凶

年寧若寡取于平歲無置官以專利而歸利于民也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日近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藉藉怨謗以為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子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絕止令依魏宗元擘劃施行奈何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盡收天下物貨神宗因張方平之對不鬻閼伯微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宜夫言利者永絕意于祠廟而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廟又復

奈何神宗後因王安禮之言盡蠲市易累年之息萬萬計一日之中出囹圄脫桎梏者不可勝數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罷市易法蔡確撓之不果司馬光移王安石書言光乞罷制置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歸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後之善其先者當推其意而不必固守其跡斟酌于時不必曲狥于文堯舜異德文武不同業斷可識矣唯陛下幸察詔有司歸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勞置使者以為德不待開

府庫以爲恵不必發倉廩以哺其饑上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錢二分之息耳亦可罷乎臣竊以謂常平二分之息實朝廷大惠也而恵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貪黷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恵爲大害也葢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何則農民之用不足不免稱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而近舉于鄰疃遠舉于聚落爲力甚易其請常平錢于縣司則有往來道路居止舍屋之費又出息一分也甲頭紙筆之費又出息

一分也設法雖嚴人情尋常不免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請納之費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訓嚴者妻孥之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畢一嵗之事如或不嚴不篤則遨遊廛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之錢空手矣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風俗滋弊其利害輕重可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厲幼子使手不得執錢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其子矣不處就田野遠城市而以耒耜鋤芟為職而納之于邪使見異物而遷其心非所以

迪民也古之人論知人之術猶委之貨財而觀其仁其不茍得者賢之今乃與此無知貪黷之小民而共財不亦難乎方其請給之時不知所害也如此及彼輸納之時賣田毀屋棄妻鬻子鞭扑是加其害百端理無足怪也弱者由是轉而為奴僕强者由是起而為盜賊姦黠者由是肆其欲為隣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雖無足怪亦足憐也彼如稱利于富家固酷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葢彼無連甲保識之累

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識其人之面目況審其人之虛實不得不嚴于連甲保識之令而令雖嚴其浮僞相保卒亦奈何或一人逃亡則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則累一鄉矣彼又無税户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税户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與難乎爲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欲朝暮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春之急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錢或貨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

矣不如縣司必責子母之錢一日俱至執鈔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又不如縣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實有所害而民間子母相倂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幷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屈為盜賊猶不耻況于一日縣司開府庫而名欲惠之乎方且勞勞然患不得既得患不多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盖

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廉耻之心猶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爭則不已上不刑則不足遇有司如是乎不知有它術唯刑之為術也蓋一人或可寛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人可寛假而縣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縣令守文不肯取新納舊或許之而新不足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四支之敏無以為一錢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則何以姑求塞責苟

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唯患縣司散常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貿易不勞質劑皆指秋成以為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門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獘一至於此可謂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痛哉何時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産民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平

之利取于民者歲復一歲不顧其獘卒使何以堪之乎試以一邑為之言小邑歲俵常平錢二萬貫而納息錢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三十年後積有母錢六十萬貫矣夫三十年之後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為國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可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蹷其可忽諸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于民則民

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則朝廷開財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汙媢之輩得以民為貸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以邀重賞非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龍德宮時行有乞丐必以濟之逮夫一日臨莅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歸之于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

之九二見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則雲風從而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陛下速詔有司悉歸利于民無曰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覲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鄙子產乘輿溱洧之惠遠棨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將卑之戒既罷常平法即以提舉官職事歸之轉運司俾出利于一孔賦用取具於一官農民官吏各得其職將見陛下從欲以治也今轉運司所在空乏軍儲不支可為寒心者提舉司攘其利閉其用也何謂復民

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獘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獘實大惠也然其獘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獘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葢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而耳目變改朝夕紛紛何勞而難功耶如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瘍手足者或曰我能藥之砭之而愈是

謂良醫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無患惡在其為智耶夫
去差役之弊則誠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為之則未知
其說也是二者事體雖大節雖多要可以一言而定差
役之法為民免役之法為利差役之法若勞民而實逸
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實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則國家
之有倉場庫務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
養者也官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衙前以處之民之
鬬訟侵枉不能自直者來赴愬於官官為擇民之次有

物力者為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鏄鎡錤之好惡官不能盡治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戶長以主張之不幸盜賊為民之害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弓手以警捕之其它各以是為率顧不曰為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為衙前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嫻書筭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偽之簿書姑因吏人

而得利也并團省管以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長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一則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多于昔時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為弓手而使之必得盜賊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為利顧不曰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若勞矣而為衙前者自以應門户保産業少常學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漁獵府庫為吏人者少時之學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詆于簿書為耆長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

不雜以它鄉而任之專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搶攘于鄉管為弓手者視鄉黨隣里之害而疾之不惜身于盜賊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賊而資盜凡其役滿而歸息于田里優游無所復輸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𠋣前以府庫為市吏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于其保初以能新法財而得之其于巡稼穡之大利乎爭訟之細事非所習弓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亡去凡

其役無時幸其奸贓不敗露則終身尸其禄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職而又有大利者五焉則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夫以貲豪於鄉里者方且趦趄頡頏僕役其鄉人之父兄而使之躬為僕役之事陰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今之以貲自强者田宅擬公卿僕隷如官府縱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因之識禮度之所設覩刑戮之所加善者勸而惡者畏其利二也今之民遠于上

不閑教化末之有比也昔人欲謂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勞則俱受其敗彼其役于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懷桑梓墳墓之累倉卒之間其視利病賤與貴同憂下與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縣稍有一事橫決待期左右環視無一人可以腹心委者民之視其長吏如胡越然末之有比也自常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無限小民日以困匱若其視田產而出力役則雖不限田而細民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

得意未之有比也所謂游手之民者古也禁而遠之今也祿而親之使民去本蕩然無反若差役而尚土著則雖不設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將復業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賈誼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箱篋而不知大體魏鄭公謂俗吏既無遠慮不達大體唯奉三尺律以繩四海之人臣願陛下不恤俗吏之言自聖衷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熙寧元年之前行差役

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之禁實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職而三路保甲教閱亦可罷去盍三路之民力役視它路固已重矣何可仍之此役哉其使斯民舍南畝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襏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厭菽豆之飽而甘市井之腴又非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古之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講武其古之講武乎今可廢郡縣而封建棄杖笞而劓刖悉倣古乎教閱之書祖宗之所著令則今

可舉而行之也臣敢以為獻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為一古之制也臣又知此亦踈矣臣竊聞太祖既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事可以為百代利者普等屢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乃請於太祖太祖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略非臣下所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日

飛塵之警何勞措意於其間耶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為逃責飾非之辭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嗚呼利害之相軋如此何其危哉真畏途險轍也耶孰謂利不百不變業耶孰謂帝王之道出于萬全耶孰謂王道易易天下可運于掌耶如成湯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游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則法之所施

得其人利固博非其人而利亦存緩之則緩得其利急之則亦急得其利是謂大中至正無弊之道者乃可舉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于厚其弊猶涼作法于涼弊將奈何臣恐其初利害之雜則卒莫能純于利也蓋利不勝害亦久矣奚獨此為不然耶祖宗之法百年乂安天下本無事何苦試此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藥能起疾一劑而愈不然一劑而斃誰敢試之哉昔樊噲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豈不壯哉季布謂噲面謾可斬魏

延從諸葛亮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褒斜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從斜谷來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又豈不審且壯哉亮謂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抑延不用孰謂經營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於季布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勣用兵每大勝江夏王道宗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之用兵也非大勝即大敗唯陛下幸察何謂不用兵臣聞平亂禍

創業之君不可不勤于用兵繼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廟急賢以崇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議也于斯之時萬邦咸乂四方屈服罔有內外小大無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議也不幸而啓邉釁競來內侮古今異勢或文德之不來而以我之順攻彼之逆兵不接刃而彼自授首矣又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縛豚搏犬一夫是力皆無勞于兵也夫繼世守成之君尚德不尚兵亦已明矣臣請以唐為之言明皇沈蠱衽

席自銷其前志禄山乘昏一舉而覆兩京當是之時天下之兵爭先甲胄不謂不衆其將則郭子儀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謂不武其守城則張巡許遠顔杲卿不謂不忠而成臯不為之固潼關不為之險河北不為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河北自是世為唐患而餘風被于齊魯梁蔡皆效尤而為邦盜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將百年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靈威不假天寶之兵不用天寶之將不勞天寶之守臣不出

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諭之以順逆即位之四年崔嘏來歸我邢州王釗來歸我洺州安王來歸我磁州郭誼殺劉稹而澤潞平天下方鎮一日聳然易慮奔走朝貢回鶻于是乎破膽請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興非用兵之功則兵也者以之繼世守成果何有哉雖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為之相宜其功烈巍巍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勢順而力易者實本于高祖太宗德澤之舊而朝廷之素尊也德

裕每諭河北三鎮之使者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槩可見也臣故曰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威靈云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繼世守成之君易于為德而屏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為用兵之說者何自而發哉臣知其人也葢大臣持禄固位之術莫若勸人主用兵功若成則謀臣賞第一他人莫敢先其寵功若不成則上方以邉事責之他人不敢繼其後身死于廟堂可也姚

崇勸明皇不幸邊功而相明皇四年罷宋璟責明皇兵甲不瀆軍不輕進而相明皇五年罷再相亦五年罷至于李林甫導明皇封蕃將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險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貴而無以為資乃為國生事獻開邊之謀其人本小人之尤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誅竄擒馘亦其所分是在彼得喪實無所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邊場之臣阿廟堂之好廟堂之臣侈人君之

欲誇大張皇隱亡諱敗至于日賀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賞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如前日將官魏釗死焉初無一人聲之者至釗之妻泣訴釗存亡于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陣亡不知此為何等語也一將官之亡尚不以聞則卒伍之没者可勝歎哉

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復奈何臣以謂靈武者太宗之所棄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棄也當時豈卒然無說哉姑待其歸順撫柔之可也且邉塲之地適彼

適此亦其常事何必深讐而血戰以疆之耶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數十亭鄣列七八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其于九野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且四裔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果于中國何所輕重哉如匈奴常圍漢高祖于平城其後數為漢患而至哀帝時乃上書願朝吐蕃以二十萬衆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後盡盜河湟薄王畿而宣宗時自以三州七關歸有司議者其以哀帝

宣宗盛于高祖太宗時耶彼幽薊之役在晉開運時迨今且二百年矣數十年之前猶聞彼左衽之民嚬蹙思漢邊人多能道其語可傷也迨今寂寂無所聞焉者其久而忘異鄉之悲其間中國賦斂之重征戰之苦而不知慕耶遼主今年八十餘矣每對使者語及仁宗必重歎息為仁宗作忌則祖宗之德懐于四裔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綏之何事于兵乎關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矣饑饉相仍米斗千錢不可得古人所歎父戰于

前子鬬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虚祭想魂萬里之外者不意今日復見之也唯陛下仁慈天授念蒼生介冑之苦早下罷兵之詔實天下幸甚何謂士得自致于學臣竊以謂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使羣弟子盡各言爾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閔子之誾誾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之侃侃夫子皆樂之豈好侃侃而惡行行哉譬如大匠之誨人欲圓授之規欲方授之矩其所以為方圓之大小則不必

授而大小之樸斵又豈一斧斤之力哉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皆足以為漢之儒宗顯忠于漢庭也今則不然義理必為一說辭意必為一體曰是為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是其多忌乎臣常謂今之學者三經義外無義理扇對外無文章老成者信之

古人謂草野生專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鄭服之外皆讎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于詩賦如宋祁楊真范鎮各擅體制至于海外猶誦之自嘉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于論策乃得蘇軾曾鞏輩至今識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義唯善其說者乃中程上第茍為參差出入于其間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方為祿學無

少長賢愚靡然從之唯恐不相勝雖有長才者不得騁
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諱之不敢言塗人耳目窒人聰
明溺于傅會穿鑿之論因使人材闒茸器識卑下聞見
卑陋不復可得前日瓌奇卓絶之士矣仍之援釋老誕
謾之説以為高挾申韓刻覈之説以為理又使斯士浮
偽恡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議者皆謂科場者
風俗之所繫公卿將相之塗今科場之壊如此風俗何
所頼而公卿將相何所選乎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

于桀紂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常業于所謂新經義者元豐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誠以其學求之古人之書稽之老成之論而不合故也臣愚敢為陛下申其本夫詩書皆本于竹簡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燼之餘漢儒固有殘經之歎而魚魯豕亥至于今日滋為殘舛今之説者因陋就寡曽不省察不亦末乎其為義説因益冈舛不可一二指也而

書之失爲甚葢今尚書又出于唐明皇時學士衛包之所定者矣新經義之說如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訖老不可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誣經害教固足以病學者矣而講筵之官將以是說進于扆扆之前無乃爲聖聰之惑而陰貽天下之禍乎臣前所謂唱此說者其罪甚于王衍又以此之故也伏惟陛下之聰明畧賜省覽則其書之邪正無從而逃也昔虞翻疏奏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

者百六十七事謂吳武烈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翺切恥之夫以巍巍大宋而無一虞翺乎臣頃為蔡州學官王安禮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令之承學之士于三經義兢兢唯謹不敢低昂一語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況三經義行之數年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刋去不知古人設諸日月不刋之書其如是乎如其歲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月乎若夫神

宗患當時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則又中外之所著聞也如其所上字説者神宗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在學官使學者紛紛然異端其書古文大小篆之不倫正俗之無别從篆從隷臨時遷就其私意破律亂常果何等書也葢前日三經行而出之于經皆棄大旨而事句語有昔人年頭月尾之弊今又舍句語而爭以字不愈弊乎字説之列學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當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罷而罷者春秋孔子筆削以懼萬

世亂臣賊子者也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者人倫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常列于學官矣今乃棄之恐非所以尊經術也昔孟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之周禮最出漢末雜之以六國之制多漢儒之所倫次者或謂六國陰謀之書則過也大要歛財多貨黷祀煩民冗碎可施於文而不可措於事者也猶以王制之所存得列於

學官而春秋法百王之制反可黜乎臣願陛下博延耆儒宿學左右勸講復春秋之科詔學士大夫不為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為聖時而出以副明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賚良弼而相說于傅巖版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意說之于高宗有絶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首為之言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真老夫常談哉蓋說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從諫之言當先天下之言而發也人君既從諫

則無善之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復患也說再為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無為之謂尚何所事于多聞哉葢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忠臣直士犯顔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愁苦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工商庶人奴隷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為商之盛王者

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宗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况乎好諫納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於圖牒布諸聞見者不勝舉也勉而崇之又在陛下陛下甲子詔書方言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於祖宗之盛德也夫祖宗故事固不勝舉而其大德則至誠不厭者是也夫唯至誠不厭是以不獨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下恤其私跡若與

之有間而心實愛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于
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仁宗貶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
賜介黃金既又畫介像置之便殿潭州買珠子獄聞而
謂唐介必不買介卒顯于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
振人人恨不能見上爲之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謇諤之
進矣比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蹶則終身不
復用古人所謂榮華于順旨枯槁于逆違者是也是時
大臣自謂當時有順從而無諫爭小臣方且救過遠罪

之不暇其敢言大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于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或興大役或起大獄或講大事或天文變見人無愚智遠近必聞見而必言說者乃下令曰言說其事者出賞若干其能來嘉謀嘉猷而起幽隱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仁則失之弱弱則禁之易令行于一狂夫而失天下忠良之心事滋于一日而使後生者不復

知有忠義之事士氣沮喪人人以言為諱其視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懼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陛下明詔欲消去之也臣願陛下驗諸事體大而宜必有言者猶不聞言則閭閻之愁苦朝廷將何自而聞之乎臣願陛下詢諸廷之臣其由諫諍而進者幾人其以面折廷諍稱者幾人其博古今達治體善議論者幾人其骨鯁諒直不反覆變改者又幾人大臣之中其無納交于妃嬪者乎其無締構于閹宦者乎其

無姧險快使儺以害忠良者乎其無懷二以沮天下之
大謀者乎今日之忠言聞與不聞宜無足恠也陛下即
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
詔于天下開讜正路臣將見天下之士願獻言于朝者
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猒賞諫爭之臣
振忠義之氣除謗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使諫
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竭丹誠以佐
聖治也其復賢良方正之科柰何臣竊以謂科目之設

能極天下之材誘天下之忠表著人君願治之意者惟賢良方正之科也蓋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薦之重天下之人責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負其名者忍不以忠直之言獻之于吾君乎由是人君數得聞其過大臣不懼其不稱職則耻其不能言更相勵翼匹夫匹婦得因之以申其情實一舉而衆利隨之也故朝廷得人此塗最盛仁宗時富弼張方平相繼而出唯陛下幸察何謂貴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為相

而西漢之享國最隆盛葢漢相既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葛亮死而蔣琬相蔣琬死而姜維相姜維乃以蜀漢爲墟矣葢蜀漢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則蜀漢之乏人可知也使蜀漢世世得人如蔣琬輩則垂亡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況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斷而宣宗亦明斷太宗從諫如流而宣宗亦從諫如流太宗節儉惠愛民物而宣宗亦節儉惠愛民物當時竊謂之小太宗而治亂隆替如此其甚不

同省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屬上下相與之誠心無貳宣宗之時無多士之稱而白敏中令狐綯之輩畏威防嫌之不暇是其分也然則國之多士可不貴乎抑惟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參知政事四三人樞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八人內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如西京河南鄭許陳蔡襄鄧之類節度使使相旌旆相望其盛哉如是尊朝廷鎮萬邦威四夷長君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寧也大

臣出鎮多開御筵或賜之御詩使相過闕有司供帳中使問勞相繼下至刺史縣令有以優異之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賢耻言人過唯患不得士以報國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忌疾之嫌朋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仁宗已患近歲大臣體輕議者以當時兩制不滿五十人為陋不知今日視仁宗時大臣又孰輕重而兩制又孰多少耶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柄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

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為自弱乃如此耶意者大臣持禄固位欲死于富貴不肯與人同升於人主之前謂已不敢分權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亦不敢沒公議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聲名一落朋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孰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

中曰可以用矣而或指其陰過摘其往行上之人不為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國家之法曰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終身者是刑憲之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可選下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應其格者上下無異論不應格雖曠官敗事曰其如格律何如閤門祗候舉有邊功之人州學教授使之就程試尚書侍郎於行守試三等之外又有權入一

等及第高科者為文章能斷獄歛財者為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之材乎李林甫常進野無遺賢頌矣當是之時豈真無遺賢也哉于是數目之外又有一大弊是所以為衆弊之源者曰專用一相臣敢為陛下言之葢國家既有宰相執政官之異數則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雖皆為陛下之股肱而勢之相遠甚不同也如二相則其謀參其勢分其善不居其惡不可容人主之聰明日開而人材因之而進非一門也如一相則其謀決而不參

其勢專而不分善則居之而至于上亢下怨惡則無自而暴人主之聰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門出也其獘豈不大而為衆獘之源乎夫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而來二相之制尚矣其後曰左右相左右僕射之類名號雖不同大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論一相為之言不知荀卿所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者正以其數之一乎如其不世守之業資于一相者古亦有之則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此又陛下之所宜

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官冗獘之失何必士之多乎臣竊以謂官冗之獘者流外所入之不澄邉功所賞之不慎法官資格之不次內降所命之不已閹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換文之不實紛然蠹我名器非謂要官名流之多也陛下即位之初灼見侍從之闕員詔舉可入選者二十人天下聞之莫不為陛下喜也唐趙憬號稱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宜補缺員以育人材沈既濟良史也亦曰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陛下誠得之也然

久未聞用之耶慎不輕授歟人之不足授歟則臣願陛下博于求賢而優用之無累于四者之弊復賢良之科盛儒館之選詢祖宗用人者幾塗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員幾人則天下之材不可勝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欲速無好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具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以周宇內而義有所屈焉者無他故也欲速好名二者累之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為痛惜者也如漢明帝時講禮

明度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内外悚慄爭為嚴切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幸不誅辱而亦何補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後魏文帝崛然擅中國之統禮樂風聲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尚名飾情干譽自講喪服何如孝理于民親問百年何如鑾輿不動設食于道何如水旱不廵賜杖于家何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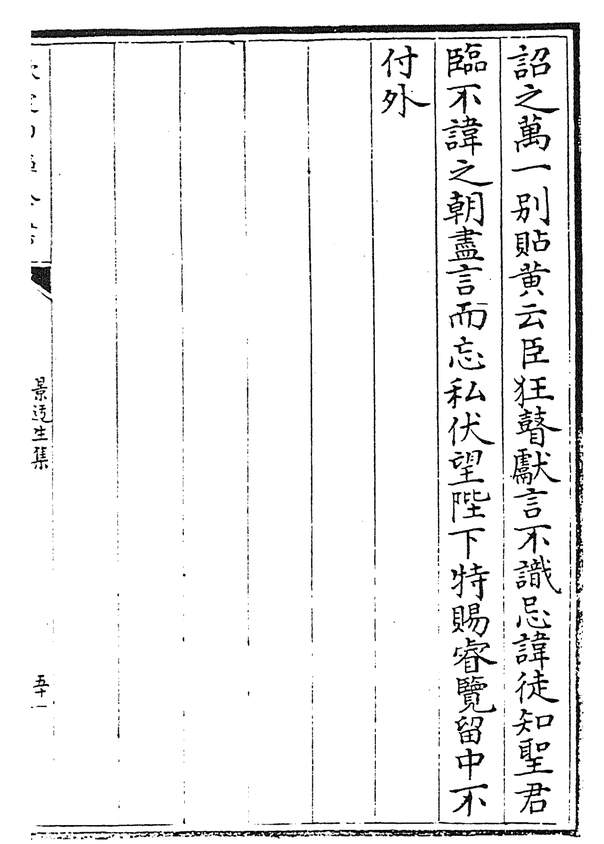
唐文宗之急近功隋煬帝之自許如堯舜則又無足惜者也彼願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憂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寛大政事簡易崇尚平康老成進而頑童遠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寢而役則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乎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愚夫妖人慶雲

甘露之玩不為瑞冒義攘詬之輩聖德頌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間實有所恵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于欲速規規自困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為之顛倒而智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苟且誕謾之弊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於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顧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塗之遠則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而

又恐其能勝也寧受欺于閹官小人而不欲見規于忠
良輔弼過舉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
已而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於此者
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于不可傾之地玩
言于無所獎之場則不疾而速欲避名而名且歸之也
真宗澶淵之役諸將請因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
掩手而使片馬隻輪之不反真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
仁宗宜自行威斷仁宗曰朕在位久于天下事誠諳之

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力爭或憚于改過未之可也嗚呼其累于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者也唯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明詔求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以奉明詔之萬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逢而忘其身之不能言狂瞽不識忌諱唯陛下赦其萬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之為變改者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實緹縈去之也臣之所陳或有取于萬一而皆與人已誦之言

呇宸已決之議如鷄第二鳴雖不足以起衆亦未為不知時也萬一無取不足以為涓埃之助陛下幸赦而容之然後之能言者為陛下言之亦未為晚也漢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輒停輿與之語是非皆稱善後乃卒得賈誼豈曰無補之乎臣愚干冒天威不識忌諱不勝惶恐戰慄待死之至臣說之昧死再拜面貼黄云奏為應詔實封言事别貼黄云臣愚所陳皆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利害仰惟陛下明聖願治輒敢干冒上進以奉明



詔之萬一別貼黄云臣狂瞽獻言不識忌諱徒知聖君
臨不諱之朝盡言而忘私伏望陛下特賜睿覽留中不
付外

景迂生集卷一

謹案第三頁前二行其三曰辨國疑原本脱疑字據本篇下文增

第七頁後八行嘗詔李淑為三朝訓鑒圖原本李訛學據宋史藝文志及王應麟玉海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章惇之得罪黜湖州原本惇訛愽據宋史章惇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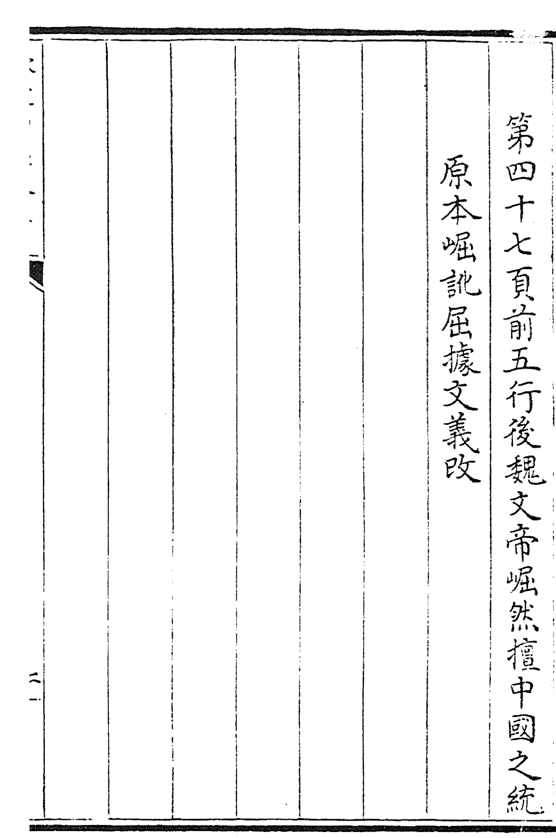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後六行宣公十有五年書初税畒原本五訛九年下行冬字據春秋改删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應高格以邀重賞原本脫邀字據文義增

第二十八頁後八行不懸不竦原本竦作悚據詩經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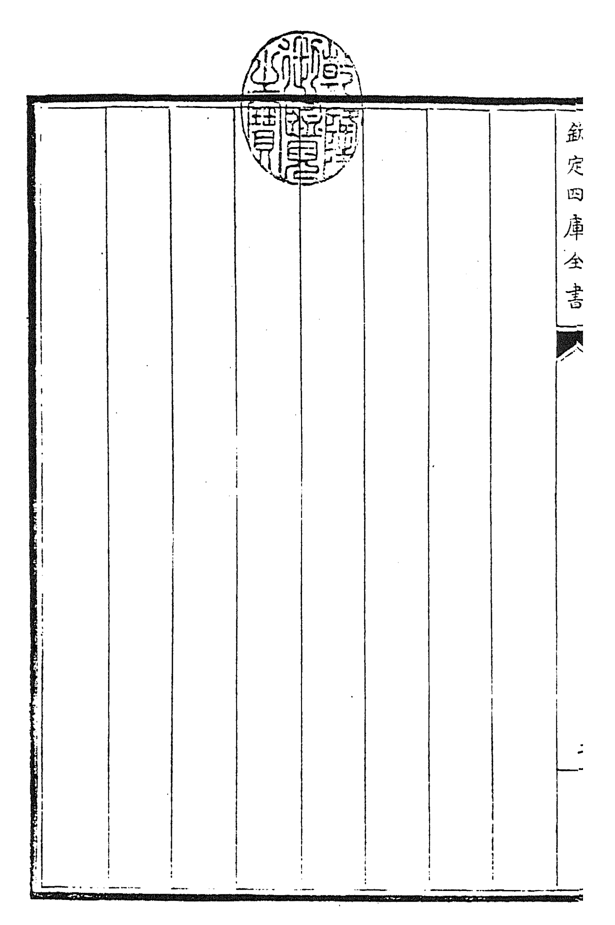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江夏王道宗原本宗訛恭據唐書宗室傳及薛萬徹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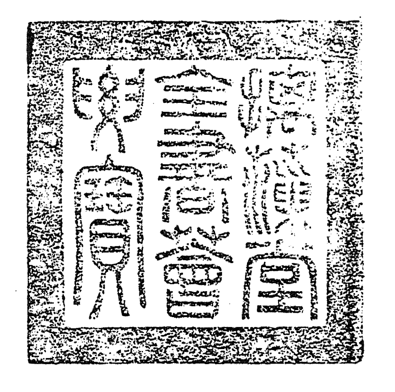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頁後二行如其所上字說者原本脫上字據玉海增



第四十七頁前五行後魏文帝崛然擅中國之統

原本崛訛屈據文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濂